



新刻諧史粹編卷下

錢唐 胡文煥 德父 彙選

友人 莊汝敬 脩父 編次

姪 孫 光盛 校正

飲食門 計四條

葉嘉傳 茶葉

蘇 軾

葉嘉閩人也其先處上谷曾祖茂先養高不仕好游
名山至武夷悅之遂家焉嘗曰吾植功種德不為時
採然遺香後世吾子孫必盛於中土當飲其惠矣茂
先葬郝源子孫遂為郝源民至嘉少植節操或勸之

業武曰吾當為天下英武之精一槍一旗豈吾事哉
因而游見陸先生先生奇之為著其行錄於時方漢
帝嗜閱經史時建安人為謁者侍上上讀其行錄而
善之曰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曰臣邑人葉嘉風
味恬淡清白可愛頗負其名有濟世之才雖羽知猶
未詳也上驚勅建安太守召嘉給傳遣詣京師郡守
始令採訪嘉所在命齋書示之嘉未就遣使臣督促
郡守曰葉先生方閉門制作守味經史志圖挺立必
不屑進未可促之親至山中為之勸駕始行登車遇
相者揖之曰先生容質異常矯然有龍鳳之姿後當

大貴嘉以皂囊上封事天子見之曰吾久飲卿名但
未知其實爾我其試哉因顧謂侍臣曰視嘉容貌如
鉄資質剛勁難以遽用必植提頓挫之乃可遂以言
恐嘉曰礎芥在前鼎鑊在後將以烹子子視之如何
嘉勃然吐氣曰臣山藪猥士幸惟陛下採擇至此可
以利生雖粉身碎骨臣不辭也上笑命以名曹處之
又加樞要之務焉因誡小黄門監之有頃報曰嘉之
所為猶若粗疎然上曰吾知其才第以獨學未經師
耳嘉為之屑屑就師頃刻就事已精熟矣上乃勅御
史歐陽高金紫光祿大夫鄭當時甘泉侯陳平三人

與之同事歐陽疾嘉初進有寵曰吾屬且為之下矣
計欲傾之會天子御延英促召四人歐但熱中而已
當時以足擊嘉而平亦以口侵陵之嘉雖見侮為之
起立顏色不變歐陽悔曰陛下以葉嘉見托吾輩亦
不可忽之也因同見帝陽稱嘉美而因以輕浮訛之
嘉亦訴於上上為責歐陽憐嘉視其顏色久之曰葉
嘉真清白之士也其氣飄然若浮雲矣遂引而宴之
少間上鼓舌欣然曰始吾見嘉未甚好也又味其言
令人愛之朕之精魄不覺洒然而醒書曰啓乃心沃
朕心嘉之謂也於是封嘉鉅合侯位尚書曰尚書朕

喉舌之任也由是寵愛日加朝廷賓客遇會宴享未
始不推於嘉上日引對至於再三後因侍宴苑中上
飲踰度嘉輒苦諫上不悅曰卿司朕喉舌而以苦辭
逆我余豈堪哉遂唾首命左右仆於地嘉正色曰陛
下必欲甘辭利口然後愛耶臣雖言苦久聞有效陛
下亦嘗試之豈不知乎上顧左右曰始吾言嘉剛勁
難用今果見矣因含容之然亦以是踈嘉嘉既不得
志退去閩中既而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上以不見
嘉月餘勞於萬機神蕭思困頗思嘉因命召至喜甚
以手撫嘉曰吾渴欲見卿久矣遂恩遇如故上方欲

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以兵革為事而大司農奏計國用不足上深患之以問嘉嘉為進三策其一曰推天下之利山海之資一切籍於縣官行之一年財用豐贍上大悅兵興有功而還上利其財故推法不罷管山海之利自嘉始也居一年嘉告老上曰鉅合侯其忠可謂盡矣遂得爵其子又令郡守擇其宗支之良者每歲貢焉嘉子二人長曰搏有父風故以襲爵次子挺抱黃白之術比於搏其志尤淡泊也嘗散其資拯鄉閭之困人皆德之故鄉人以春伐鼓大會山中求之以為常

贊曰今葉氏散居天下皆不喜城邑惟樂山居氏於閩中者蓋嘉之苗裔也天下葉氏雖夥然風味德馨為世所貴皆不及閩閩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為甲嘉以布衣遇天子爵徹侯位八座可謂榮矣然其正色苦諫竭力許國不為身計蓋有以取之夫先王用於國有節取於民有制至於山林川澤之利一切與民嘉為策以權之雖救一時之急非先王之舉也君子譏之或云管山海之利始於鹽鉄丞孔僅桑弘羊之謀也嘉之策未行於時至唐趙讚始舉而用之

言史粹編卷下
麴蘖生傳

酒

林金

麴蘖生姓梁氏名旨字美之醉鄉沈酣里人其始祖名清居崑崙黃河源九曲瀨生玄黃帝時為宗廟大禮使以和洽神人功封合歡伯玄生醴襲爵當帝嘗及堯時累遷中獻大夫醴生離性頗醇能近世味舜代棄爵遊民間娶麴氏乃自九曲遷居醉鄉生旨旨因自託於母姓號麴蘖生云生少而冲淡善和釀醞藉停蓄雅有醇質及長遊磁州歷周洛鶉火之墟遂變易初性或醇或暴隨物變遷善逢迎人意人見之輒與共席握手接口談論令人迷亂志慮俱忘饑渴

晝夜不知休息夏時客儀狄家狄因薦之於禹得廷謁拜伏始畢遂升殿登座隅甘言腴詞稱誦功德鑿鑿可徵禹曰是佞人也利口覆邦其在斯乎廼斥絕使去并禁民間毋得與相往來儀狄因以所舉非賢疏生既被禁錮無所容乃更姓米氏名釀字曰醞飄泊於娼樓客肆之間為人充歌竿實虛卮取媚於醜徒淫妓咽喉之末無何禹崩而禁錮解至桀卽位廼內交於嬖妃妹喜得見桀遂大見寵任封光祿寺上卿提點良醞署事時桀為長夜之樂桀竟以是亡國後湯建國生聞湯勇知賢聖不敢出復竄身於民間

至紂時生猶無恙蓋生自始育已服異人神蓼邵老
方故不死云紂在東宮聞生名及繼世使使人旁求
之得諸杜康家遂與飛廉惡來輩同掌國政然二人
雖寵任但在外朝惟生得出入於妲己之側因相與
蠱惑紂紂日以無道及武王誓師孟津其告諭諸侯
之詞有曰淫酗肆虐蓋歸罪於生與妲己云紂亡生
遁逃遠去武王作誥頒生之惡于天下生復廢棄至
春秋時生有晉夤緣見平公公欲用之以杜蕢之諫
而止後歷秦漢或出或處不甚顯名惟成帝時附麗
趙飛燕姊弟僅一見而成帝崩矣自是人始知生為

姦造晉初復流為比舍郎家傭夜與吏部郎畢卓會
大相狎愛卓遂引見竹林七賢諸君子因結為死友
劉伶稱之為大人先生作頌以媿之事見通鑑生大
得諸君子意諸君子晝夜不肯舍生雖居喪非生不
在側阮籍輩得罪於名教亦以生西晉風俗竟為之
敗厥後五胡亂華懷愍失守議者謂生實尸之卒陷
於石勒勒責之語多不載最後二句曰破敗天下非
君而誰因并王衍見殺然生雖誅死而其子孫益多
至今未泯絕云

外史氏曰世多言人君喪身失國及士君子殞族

亡家莫不由信任小人與夫昵比淫朋惡德以致
烈禍嗟夫盃酌遺流頹敗皇極糟粕餘味殄滅彝
倫蓋自洪荒以來迺邇浸漬覆轍相踵胡可云紀
古人一獻百拜良有以也元凶弗替末流靡綦若
麩蘖生者其殆無天道乎不然何生之甚易而絕
之甚難也

溫湛傳

湯

嚴時泰

溫湛字去垢關西人也居驪山下其先與寒士同宗
而異派雖不及寒之繁衍而世德溫然人咸稱之因
以為氏禹受舜禪先期沐浴方隆冬諸寒皆塊然殭

偃不能動惟湛始祖沈內融外洽發氣和蒸禹用而
悅之遂命主湯沐之地故又姓湯氏十七世孫涪佐
成湯以盤銘新天下功成封天水郡侯春秋時有名
沂者居魯城南有左右逢原之學曾皙嘗率童冠從
之游資其麗澤焉歷戰國秦漢以後湮微無聞至唐
而湛始著於開元間母金氏夢燭龍入其室覺而生
湛及長神清氣溫夏出塵俗嘗逢異人授湯劑方藥
及服食金丹硫黃煉修之術湛耻以方技名秘不言
於人惟游心聖賢之學謂詩之教溫柔敦厚而易則
潔淨精微昔孔子欲學易以期無太過而又以詩訓

其子及門人可見聖人於六經尤注意於此自是沉
潛詩易不舍晝夜久之覺有溫故知新之益慨然以
師道自任專務涵容開人自新之路一時學者往不
樂從之游以汙及者以潔出多所成就焉性不樂仕
進玄宗聞其名徵為太子洗馬不起又徵為冬官卿
亦不起侍臣言湛溫雅清修寔聖世第一流人物陛
下當親屈萬乘帝乃命車駕幸其第湛玄衣玄冠蒼
玉珮以見意泊如也帝曰朕渴慕先生久矣啓沃之
益今有望焉湛對以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必溯求
心學之源涉其津揚其瀾以至於溥博淵泉而時出

之之盛於是使斯民淪肌洽髓於沛然德教中然後
為自新新民之全功帝悅初貞觀間擇十八學士更
番直講時人謂之登瀛洲及太宗崩而浸廢不講至
是帝使張說諭湛欲以為翰林學士俾湛等居其中
復太宗故事湛不可曰此人世仙境耳豈屑居之吾
當俟吾良伴入真瀛洲也說以復於帝帝微恚曰拒
人顧當如是耶說對以湛絕意仕進故放言自棄不
足責也帝意遂解卒不强其仕更數幸之湛愈感激
言臣自揣下流不可上通清要輒以慙言忤聖意陛
下不加以罪而又愈屈車駕臣仰見陛下不惟有

人君之度且有人君之體矣湛性淳朴喜效上古穴
居野處帝乃命將作匠為克拓之而起第其上仍甃
以白石時人語曰湛雖不拜學士而其身已在石渠
中矣湛得異人所授方術惟秘服食脩煉至於醫藥
謂古聖賢所傳足為仁術寧以之濟人凡血脉淫滯
筋榦拘攣膚革痲痺等疾罔不治之若病瀯結於內
針石所不及者亦做倉扁華佗法服病人以麻沸散
良久汗浹五臟邪穢由毛孔而散其病自愈語人曰
倉扁湔洗腸胃之術雖神而割破腹背不無駭病者
吾法固亦以湔洗為主但不敢割破耳然要其收功

亦未始不同也人咸避之帝自相韓休以來宵旰圖
治御貌殊瘦及服湛湯劑更腴澤殊常時楊貴妃病
渴帝因令步輦從以就湛湛診視訖對曰脉浮且沉
厥首泠泠火熾於心載渴載斟此多食炎方果所致
耳乃投以湯劑妃契服之戰然汗出遂愈湛頗知妃
宮掖隱微因放古和緩以醫為諫縱言及於媯汭塗
山之盛又反覆河洲漢廣江沱所詠以諷之妃不覺
悅繹知在德不在色一時屏去膏沐天然如洗帝顧
而咲曰太真汝今可謂之太真矣湛從旁贊曰若妃
始終能然則臣規諷之益不淺于圖史但恐妃不能

恒耳未幾安祿山生日妃言於帝欲以後三日用湛
洗安祿山兒帝謂湛湛對曰臣日者云云固憂妃不
能恒今果然臣若又因而助之是前言不信於妃矣
帝重違妃意復強之湛曰臣頗能以尸祝代庖丁凡
將牲體至者臣能爛之使熟今天下皆欲飲食祿山
肉陛下若為天下烹之臣當効力若洗以為兒則不
可帝乃別命內侍為妃洗之明日湛因祿山從帝來
幸知己洗兒因譏之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今祿山
之洗其小狐乞濟者耶祿山雖憾之然湛不屑仕竟
不能如之何湛為人寬柔卑遜凡來者如呈身御史

識面即官釋褐上舍去衣鼓吏脫帽露頂之詩人下
至袒臂之僧赤脚之奴皆以和氣接之未嘗少忤常
曰柳下惠謂袒裼裸裎不能免而黃叔度亦汪汪若
千頃波吾獨不能為二人乎湛不仕而醫致富溢人
皆羨之湛曰是奚足哉吾尤善不龜手之藥若冬月
以售吳人之習水戰者則立取裂地之封亦不難然
吾不屑也其人曰先生不仕固清矣其如潔身亂倫
何湛不荅帝一日問湛曰朕聞人臣不得於君則執
中邪對曰居寵思辱是以不火而焚矣湛常病洩或
曰先生善醫何為患此湛曰予豈不能握固閉關哉

言史粹編卷下
但終日納污頗多苟不一疏洩之必成壅滯故也帝
聞湛久不娶問其故對曰娶妻非媒不得願臣所處
地苦無冰上人耳帝乃擇太液宮令淑媛以賜俾從
御溝出湛由渭親迎之相合如夙契未幾携之放浪
江湖尋赴海上不反帝臨流嘆曰此非易水之寒何
斯人一去亦如壯士之不復還也左右言湛精服食
脩煉之術實非凡人而淑媛亦凌波仙後身二人既
遇固仙去蓬海耳帝曰然湛向者自言俟良伴入真
瀛洲朕以為妄乃今始知其有謂也初湛常於二月
司灌內園瓜已而結實大於狸頭味更甘美帝恠

而問之曰先生何術致此對曰草木得氣之先此多
胤之祥良由聖德感召臣何術之有帝以為然至是
始悟其能奪化育矣時帝春秋漸高方慕長生之術
及湛去恨識湛之晚忽忽如有所失命疏其後派用
之

斷曰秦漢以來方士鼓青丹之說以惑人主者何
可勝數湛有異術而終不肯自言於玄宗惟勉以
帝王明德新民之正學豈不賢哉後世陳希夷入
見宋帝不對其君以玄默脩養之道而勉以君臣
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說其亦祖湛者邪又觀湛

不肯為妃浴兒而以烹祿山為言其直節勁氣尤人所難及也或乃謂湛太柔少剛豈知湛者哉湛之支流末派今散處天下而惟滇為多在滇永昌為尤妙淵微濺溢皆有潤身之學可謂世濟其美者矣予方資之以與郡人圖新也故為叙其前人之美以感發之傳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噫勉之哉

白咸傳鹽

楊維禎

白咸其先河內人在夏后時有居青州者歲貢上國未入官至周子孫有曰苦曰飴曰虎者始入官供祭

祀賓客膳羞事周末子孫昌熾在齊東海島間環水以自固習夙沙氏術日以陰陽水火煉修為事其最功者名成金與齊大夫管夷吾交獨密遂進筴夷吾介之通齊君自贊吾筴用可使齊富強天下夷吾力薦於侯曰齊國貧且饑而使成金抱遺利不用是仲不智也知而不言是仲不仁也仲為君得利師惟君法焉齊侯喜用安車禮聘之馭千里驥服其輜裝益闢土海濱鑿井築灶蓋茹比比若拂廬然使顛煉脩其中民搖手觸禁不得犯不一年功地沙土皆成白銀抱利克然而齊霸天下矣繇是齊侯請於王錫爵

鼎侯封其國曰海王俾子孫食邑凡若干戶咸去鼎
侯十世父曰潤下與母富氏姆禱於灶得咸漢青龍
壬戌生月丁未日者推曰咸水命日最旺火伏運一
轉實能贊國家關石咸為八魯重甯自負為席珍與
庾嶺梅處士氣味同酸醎結為伯仲交而世未有薦
進於上者會吳王濞取士於魚鹽東海人遂以咸充
賦王見咸膚玉雪星星然唉曰咸所謂江漢濯而秋
陽暴皜皜乎不可尚者用之吳富遂甲他諸侯然濞
因是以驕已則亦咸有罪也武帝元封間咸用齊東
郭咸陽薦職列大司農其族屬名官者二十有九時

雒賈人桑弘羊南陽大冶孔僅皆併口附咸議得寵
幸咸自謂遇不減鼎祖然國未富而民先病矣咸在
官若干年徒糜牢廩而績用弗成廷臣有欲烹其黨
弘羊者帝晚年亦悔用咸猶未罷遣又學士羣議咸
失皆願罷咸而後化可興咸自是稍引退云

太史公曰白氏本出炎帝後戰國時有圭者託喻
於利俄嘗見關孟軻氏咸一志利民覆民是病古
之利民不民之利而民自利利莫大焉咸通異是
故自齊管氏能用白氏斤斤使其君霸後之得其
利者或寡矣嗟乎當咸遇大漢使勸其君除苛令

言史粹編卷下
調齊衆喊而無德之者庶幾出鷓之佐哉

藥物門計二條

玄明先生傳

胡文煥

黃栢字子仁。曾祖黃茂。祖黃連。父黃苓。世居常山。至子仁。因避白虎將軍之亂。遂徙居前胡。又徙居天雄軍。子仁性最厚朴。有遠志。凡人參者。咸枳壳焉。蓋恐人之芟實也。獨與五加附子。時共論細辛。則每至南星之沉。所酌無非菖蒲山藥黃精胡麻木瓜草果而已。或相聯句。動盈白芷。一日。有史君子者。知其名。荐之於國老。國老遣劉寄奴。挽紫河車以迎之。子仁

遂過連翹。遠避於滑石之處。與牽牛者是羣。竟半夏。乃菘蓉曰。吾當歸矣。牽牛者送之。門冬。囑以防風為重。子仁感其意。苾而別。途遇木賊。率貫衆以劫之。且逼之防已。子仁撫芎曰。我經史益智。道義決明。寧可骨碎補。豈肯從豆蔻哉。言雖百合。賊知其為桔梗之士。故能獨活之。放之歸。則三徑菊花。皆乾葛矣。子仁嘆曰。人不過寄生。得茯苓神足矣。安得以世道之五味。歲月之巴戟。累吾之大腹哉。更栽紅花槐花。旋覆馬蘭諸花。以自娛。毫不以桂在念也。於是人益梔子。朝廷亦虛百部以待。子仁辭曰。天麻下召。本當蒺藜茅

根匍匐車前。但素志玄參。不甘紫苑。安能以石斛故。遂不苗香耶。不赴朝廷。乃遣使賜之以金櫻子。安息香。葫蘆巴。玄胡索等物。仍賜號玄明先生。後先生同歲靈僊。乘鹿角而去。不知所終。

杜處士傳

杜仲

蘇軾

杜仲，郁里人也。天資厚朴，而有遠志。聞黃環名，從之游。因陳曰：願輔子半夏。幸仁憫焉，使得旋復。自古揚摧環曰：子言匪實。空早休，少從容將訶子矣。仲曰：人之相仁，雖不百合，亦自然同。况吐新意以前乎？吾聞夫子雖黃冠，衆故求決明於子。今子徹銜，吾為其非。

儕乎曰：吾如貧者食吾餘糧，獨活久矣。子今屑就，何以充蔚子乎？苟迹子之素狂，若所請亦大激矣。試聞子之志也。曰：敢聞士何以益智，行何以非廉。先生不留行者何事也。曰：此匪子解也。夫得所托者，猶之射於層城也。居非地者，猶之困於蒺藜也。今子宛如易之所謂井渫不食也。非揚淘之而欲其中空清，是坐恒山而墜扶桑耳。勢不可及，已使投垢爇艾以求別當世，則與之無名異矣。某蒙甚願子白之。曰：吾自通微，預知子高良，故謾矜子以短，而欲亂子言。子能詳微意，知所激刺，亦無患子矣。雖然，澤蘭必馨，今王明

苟起子為赤車使者且將封子子其從之乎曰吾大則欲伏神以安息小者吾殊於衆而已矣雖登文石摩螭頭不願也古人有三聘而起松羅者迫實用也余將杜衡門以居之為一白頭翁雖五加皮幣於我如水萍耳豈當歸之哉環曰然世有陰險以求石斛之祿者五味子之言可也雖吾亦續隨子矣或斥之曰船破須茹酒成於麴猶君之錄英才也彼貪祿角進者可謂之也若夫躑躅而還鄉甘遂意於下沉則吾之所謂獨行之民可使君子懷寶烏久居此為哉余愛仲善依人而嘉環能發其心故錄之為傳

花木門 計五條

梔子傳 百花

胡文煥

梔子。卜居海棠之上。一日。約水仙以為樂。挑金燈。烹山茶。至夜合時。尚不至。乃敲斷玉簪以候。及至。見其寶相。迫常。咲眼盈盈。服剪春羅之衣。繫之以錦帶。不啻桃李之在春風中。梔子喜曰。予何杏哉。於是命梧桐。列鷄冠。鵝脚。持金盞。酌之以木香酒。水仙酌金鉢。盃酬之。且吐丁香舌。而問曰。妾素馨。即之德。茲得親炙紫薇。即竊桂多矣。乃操木筆而作詩曰。麗春園內百花開。冉冉清香。妾似梅。蝴蝶似。即來伴妾。樓頭鼓

子不須催。二人遂含笑。共入荼蘼香夢。及覺。月上杜鵑枝矣。欲梨去。梳子石榴之。水仙與期曰。迎春之後。縑絲之時。願即訪妾於荷亭。妾當權候。梳子不能違。贈之以勺藥而別。如期。水仙望梳子不至。自葵之曰。即豈揚花哉。何能使我忘憂也。以金錢卜之。得吉祥。再聞金雀送聲。喜曰。即來盟粟矣。少頃。梳子果至。水仙乃出其十子妹相見。其間有名鳳仙者。邀梳子蹴綉毬于牡丹亭畔。蹴畢。有名虞美人者。邀梳子浴之以薔薇露。玉蘭。梳子同十子妹。至寢室玩焉。見芙蓉帳中。錦被滿牀。而帳前皆結香為佩。故多瑞香氣味。

梳子取菱花鏡。照十子妹。謂曰。卿等真可謂生香之蕙蘭。聯芳之棠棣矣。仍相與至後園。見玫瑰茉莉。真珠蘭。夾竹菴。皆具。誠四時長春景也。梳子曰。對此不飲。其如滿園春何。自夜飲至日映山紅。方散。梳子因有感於槐黃。遂辭去。至秋。有懷諸麗。命海桐寄詩一首曰。憶昔荆花開正芳。如今又見菊花黃。相思淚洒芭蕉雨。怕聽枇杷恐斷腸。寄詩後。即越山丹山礬諸處。抵扶桑國。以應試。凌霄之志獲遂。款冬時。奉差郁李。歸經荷亭。先泊舟於蓼花灘。次進訪水僊諸麗。而水仙業已受孕。孩兒菊矣。梳子不勝其樂。設席石竹。

言史粹編卷一
為玉堂春之慶。感八僊至而度之。皆得成證果。識者謂梳子。本塵土掌瓊花之童子。而水僊諸麗亦皆其侍女云。

姚王本紀 牡丹

李佩

高陽國王諱黃字時重姓姚氏舜八十六代孫也先世居諸馮之姚墟舜子商均出娥皇五傳至中央禪續若干代而王於漢當時有寧令漢社稷安定莽乾坤之功至晉子姓蕃衍富者譽者馨名上苑名園嘗作金谷風流宗姚王傳而黃生思本娥皇易皇為黃諱字命名重出也黃為天下正色祖中央也世遠不

失故姓者尊重華也黃美丰姿肌體膩潤拔類絕倫遊西京術者相之謂其有一萬八千年富貴楊勉見而竒之曰此皇王之胄竒種也開元初年薦為先春館客上以黃先朝富饗勲舊不敢易之命同遊沉香亭時曉日倚蘭東風拂翠景色甚可人意上與黃酣樂見其艷容浥露檀口呼風愛幸特至命李平賦詩美之其詩曰名園國色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東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又召金臺御史紫霞仙官洪狀元佐飲於亭擊羯鼓為樂黃每飲正色不迷得元吉風雅其醉而酣變幻萬狀皆絕向時如

迎背時如訣圻時如語舍時如咽時俯而愁如時仰而悅如時側而跌如而曲之時則折如凡動作中規矩都官見之喜者聽之以為喜笑者聽之以為笑語者聽之以為語醉者聽之以為醉識者有云豈獨風流冠西洛只疑富貴是東皇金臺御史連章上薦以為富貴為衆所宗空膺爵土遂封高陽郡公娶衛國女紫英相傳魏本丹朱后名紫者從朱也當時有姚黃魏紫奕葉重華之讖黃出入禁苑紫車翠葆高牙大鬢並擬王者安祿山嫉之謂其為婚同姓上章極論楊勉以出已所薦為表申解其畧曰舜姚同祖姚

祁異姓分生別氏之後示遠厚別之義其孰敢踰昧者繆稱姑姪不可以為婚豈知禮制不容以義廢此堯所以二女而觀舜也雖今魏出丹朱與姚兄弟分國况數百代以降聖人易姓遺教彰人耳目於婚奚尤姚以皇而易黃是固諱名不諱姓魏以紫而奪朱本欲易名不易婚祿山一疏雖胡兒假赤心之抱實狼子懷野心之奸臣請以其言束之高閣上從勉言置不問尋命黃就封之郡父之其民推戴日深共尊王為高陽國王稱制建元設官屬出警入蹕國人共稱花天子冊立紫英為皇后傳國甚遠豈非近世帝

王可及云

贊曰凡生而富也貴也夭也其父也近也亦夭也人其能為之耶一欄若干朶踈齒盡於逸馬之奔卒不爽邵先生先日之筮噫可徵矣王之富貴傳祚良久豈非一萬八千年富貴之數天實預為之定耶得之不得曰有命而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可為躁急乾沒用智役力者之所永龜也

管若虛傳

竹

洪璠

管若虛字直節號幽雅君子其先衛人也或曰與齊相仲父同出先世有事軒轅者製律呂協月竽以明

君德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遂為宗廟官專門傳子孫經事歷代功成之君若堯大章舜大韶禹大夏湯大濩文武清廟之樂皆管氏所調也故王者有事大廟必先召之否則衆音残缺節奏混淆而神人弗和矣衛有居淇上者其人美丰姿多德度蚤與武公同學切磋琢磨以成有斐之德衛人咏而思之其先又有同太公釣隱渭川者族至千餘家當時稱其與千戶侯等漢有產鄠杜間者名陸海客蔣氏舍下者名三徑皆渭川之後風流瀟洒人鮮及之至晉有曰林者以放曠鳴江左常從嵇康輩七賢游林弟號此君

王子猷深重之高風清節至今在人耳目此君歷數世至溪居徂徠山薄勢利尚豪邁日設酒肴名李白輩六逸士飲白後入翰林薦之朝名顯於唐後有名龍者官金陵多才幹遷署鎮江因家丹陽宋尹袁燦公餘造宅下與厥子石談論世務遂倚重焉龍孫曰玉版師少謝塵俗虛心悟禪金山寺號綠筠軒時東坡同列器之參焉因贈以詩其胄歷宋迄元以迨國朝南自閩廣北極幽陵族屬蕃衍若虛性質堅剛姿容美盛自始生已有高節心無私曲其質侃侃如也初事粉飾既長吟咏風晨月夕有所激卽清吟琳瑯

不已聞者嘆曰洋洋乎盈耳哉此管氏子聲詩也誠謂鏗金戛玉而陽春白雪寡和者矣且器宇弘敞襟度瀟洒世之避煩熱者必依之蜀人葉恒盛大庾人白知春素重其清節求與之交每接遇二人私語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管氏子有之是誠君子也吾與若有愧焉若虛聞之益自虛已遜其碩膚恒盛嘗曰吾慨天下物直而才者多夭折枉者恒保貞固是以倚桐梓漆未嘗成大拱檣櫟桑穀更歲月而恒存天耶人耶若虛曰不然物之生固以天而遇亦以時顧所養何如耳苟得其養則無物不長失其養不

言史粹編卷下
伐於斧斤害于牛羊者幾希又烏望其才且壽哉今
子謂不才而壽才而夭豈其然哉竊試評之狀貌魁
顧挺挺大節天下稱才稱壽者莫如恒盛神姿清激
素有丰采則知春獨擅其才惜玉質易衰風韻弗耐
壽未易言也如若虛者翠氛可掬清味婉如用舍無
與於已修短安於所命所謂天壽不貳者吾於二子
僅有微長二子服其確論於是交堅金石誼保終始
是為歲寒三友云

太史公曰自谷風興而交道喪廉藺左杜之後能
以德交而心孚者誰與管若虛守節君子也得葉

恒盛白知春為之友彼二人者亦且精白一心以
道義相要結時愈窮而情愈篤視彼勢利之交朝
焉酒食翊翊強笑語誓以死生夕焉臨小利害反
眼不相識落井而下石者為何如哉嗚呼使聞三
友之風寧不知愧也耶

蘭友傳

蘭花

方字

友姓蘭名馨字汝清號無知子始祖國香草姓也鄭
文公妾燕姑夢公與國香倚闌寤而生子公異之物
色求香得之幽谷賜姓蘭志倚闌也加草不忘本也
香後獨茂修德芬芳隱居深山雖困窮未嘗改節仲

尼稱爲善人君子又傷其老草莽遺琴操以彰其美
識者亦曰使際風動時香名豈終泯乎自是子孫著
衍布散諸國秋居楚屈原延之九畹每飯不忘忠憤
不平之氣賴之以洩原感其德佩服終身晉有鄰王
樹者謝安處之庭皆視如子弟至今咏蘭氏必曰謝
庭歷唐而宋曰猗曰臯猗受知韓愈亦困窮愈曰揚
揚其香不採何傷蓋羨之也臯爲朱元晦友後病歸
元晦思之有願托孤根歲晏爲期之句其冒姓者楚
有祀漢有臺晉有亭又有善釀者武帝飲之甘呼蘭
生而不名祀與柱擢同舟事君有濟川功臺於章帝

時遊太學與崔駰私論武帝善惡事聞下有司臺自
訟獲免拜令使亭好山水家有峻嶺茂林曲水之景
名賢王徽之庾蘊輩上巳日就亭觴咏暢叙幽情以
姓爲名者有馬氏澤氏賽氏馬澤俱精醫善療腫毒
疼痛賽家廣積珠如粟熟者求之散而弗惜又有蒞
芸蕙蓀皆近族也馨始生異香滿室人稱香孩兒皆
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流芳百世必斯人也馨多長
不伐旣長聞木徂徠梅華竹植同道相友往師之三
人曰子幽貞雅淡和氣襲人予輩友也敢曰師乎遂
深相得號爲四友時有嚴雪者倡黃老之學草莽之

士慕而變者萬計惟四友正色不動能耐歲寒雪多方誘之自如也明春禁異學雪屏竄變者反正四友名益重於世後木為大夫梅居鼎鸛竹以笙簧才官翰林馨獨潛修不出復與金利締交同心相規時人語曰膠漆謂堅不如金與蘭馨性剛綆每秋風起怒髮衝冠若聞鷄起舞壯文章一吐芳馨遠播人採其善不戴之首則佩之身奉以羞祀必必芬芬神明來格凡大夫處士聞其名無不愛慕思友里有猶生使惡氣人不之近疾馨異已面斥曰人生當使人畏子之得人親媚無乃務為容悅乎馨笑而不答見者不

平責猶曰遺臭萬年人皆掩之汝之恙也有友如馨空竊香自薰何乃妄議如此馨惡污穢有拔茹者必淨沙為地時進潔湯斯暢舒自遂不爾則形容憔悴無他歸潔其身也夏月炎暑人有浼不潔者示以湯盤俾洗濯自新雖婦女亦沃以膏沐明德惟馨人皆頌其功秘書省有蠹魚為害上召馨拜掌書記害遂息因名其省曰蘭省表馨能也功成身退優游林泉或仰登高山或俯臨深崖又或掃青苔坐白石澹如也閔子廣於取友邀馨語曰聞子香馨願效同心之義分香吐懷惟子之需敢不構莊禮子期與俱化耶

故署之曰蘭莊云

贊曰仲尼聖也原與元晦賢也聖賢不苟取也而皆取乎馨之先難乎其為馨矣然能衍餘芳襲書香無辱於先使閔子樂友馨乎馨乎在友為益在子孫為賢乎世之為人友為人子孫者能如馨焉可也

豐本傳

非

唐肅

豐本蓋古仙人也一號父眎先生相傳伊耆氏之世澗居學道得不死術後出仕於周其職為醢人屬與昌氏菁氏茆氏共掌菹豆凡祭祀燕饗王及後世子

之內羞咸取給焉故周公天官書列其職戴氏禮記載其名幽七月詩亦歌其仲春薦廟事周亡不知所之或云隱畦町間與農圃者伍人多恠之或執而髡其首或戕其支體尋復生完衆始知先生為仙人也漢時與處士郭林宗友林宗館於家客至輒命與同食晉衛尉石崇豪侈擅一世知先生賢咄嗟召之先生亦不拒就徃然策崇必敗曰不去將累我我固不憂為彼累也遂逸去南齊侍中庾杲之家貧好清士每延先生共飯人皆曰庾即得豐本為不貧矣唐隱者衛賓與拾遺杜甫善甫嘗過賓宿先生亦冒雨至

詩史粹編卷下
相與酣飲甚適甫有詩美之載甫集中先生貌蒼古
綠髮白趾常被翠羽衣所棲止人望之恒有氣鬱蔥
然卽之咀嚼其言論有至味令人洒然忘俗壽莫知
其幾也今游會嵇巖壑中時時過山人韓氏亭上吟
翁鍊士多見之者云

野史氏曰列仙傳不載豐本失矣其所載亦未有
壽如豐本至今尚存者莊生言古之大椿以八千
歲為一春物且壽若是矧先乎豐本仕於周間出
於漢晉齊唐所與皆有德者獨齊奴否耳然左慈
見曹孟德頗類蓋和光同塵玩世不羈仙之常也

今在越不之他獨之韓氏亦郭庚杜衛之流歟

鳥獸門計四條

三友傳黃鶯

來鵲

維暮之春百花鬪妍千枝添綠滿庭芳草忽報東風
第一而尤點綴園林好景者嚶嚶鳥鳴也時則黃鶯
兒間關上下顧盼左右見簇御林中花柳分春金蕉
葉展乃鼓翅拂翎而作聲曰時哉時哉收江南春色
而歸之肺腑者非吾徒哉于是取亭前柳構室玉交
枝繚垣睨睨黃鳥載好其音而俯仰之間晏如也維
時香柳娘虞美人紅娘子縱步觀後庭花聞轉林鶯

聲皆摘枝頭青杏笑擲之黃鶯兒知其戲也亦朝之
曰好姐姐毋打我然性最好友每喚於黃薔薇架上
一日見祝英臺雙蝴蝶三三五五紛飛畫錦堂前或
戀金錢花或翻紅芍藥無何低度粉牆而去黃鶯兒
曰此輩止可粧成一種絳都春耳非吾友也正尋思
間忽遇雙雙燕兒舞於桃李下黃鶯兒佯叱曰汝何
物也而敢與桃李爭春耶燕兒呢喃答曰我燕也秋
去春來有年於茲矣子未識我乎黃鶯兒曰姑戲子
耳毋相訐倘子不棄願為子友燕兒許諾因造鶯居
則見落梅風起楊柳搖金前有梨花兒紫花兒後有

小桃紅纏枝花三月海棠蓁蓁天天四望極目燕兒
嘆曰真錦上花也黃鶯兒曰聞有胡燕有越燕子何
所產燕兒曰胡越一家耳俱產烏衣國也黃鶯兒曰
今爾居安在燕兒曰昔拓拔氏塗腦中原曾一巢於
林木後從范質家范妬我屢害我雖復巢王謝堂前
蓋謝也妻卽烏衣國王女也我舊姻族也故往依之
今又移居上小樓與三學士為隣矣黃鶯兒又戲問
曰子居塵土中寧如我有此風光好乎燕兒戲答曰
子知海棠春豈知玉樓春也我則兼有之矣子何誇
焉已而烟鎖南枝西江月上燕兒嚙花掠水而歸黃

鶯兒綿蠻簧語弄巧金梭惟見月挂玉鈎四邊靜悄
來往佳人飄長裙曳輕袖或整紅衫兒舞霓裳或列
青玉案燒夜香不知霜天曉角已三更轉五更轉而
銅龍將報天曙矣黃鶯兒南柯夢覺則斗指銀垣河
傾東嶺而滿天紅日又早射鳳凰門矣已而有鶻踏
南枝翩躚舞蹈喧鬧不息黃鶯兒詢其故答曰我鶻
也能報吉兆祥人皆謂之喜鶻今晨見古軫臺畔露
逼牡丹盛開我欲為少年遊子寄一佳信耳黃鶯兒
謂之曰吾聞公輸子削竹木成鶻飛三日不下汝鶻
也非竹木為者乎鶻曰今天下無公輸子謾勞爾流

鶯調舌也黃鶯兒延入叢中相結為友鶻謂曰我喜
遷喬久矣何幸今日共賞宮花也黃鶯兒曰當與子
成列頸耳因又問曰昔王荆公見啄木兒即自解衣
上樹以探汝巢意必欲取汝于巢也汝亦危哉鶻曰
彼所謂緣木求魚守株待兔者也安能害我已而黃
鶯兒垂首低尾若有所思鶻問之黃鶯兒曰唐明皇
時我集禁苑中沉香亭上明皇乘珍珠馬穿皂羅袍
過而見之呼為金衣公子後人誤稱錦衣公子者始
此今東園樂事不減明皇而世改時移可以長相思
也鶻亦言曰牛郎織女為銀河阻隔若非鶻橋夜渡

終身不得效於飛樂也人故以鵲橋仙目之今石榴
花放七夕又將至矣彼寧無再團圓之望乎黃鶯兒
曰吾友來矣鵲視之乃燕兒舞也鵲曰燕燕于飛差
池其羽非子耶燕兒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非子耶
於是相接甚懽黃鶯兒亦大喜嗣後三友無日相離
卯而聚終酉而散十二時每過半焉不覺春去夏徂
而杏花天氣將為亂紅飛老也一日同上小梁州立
于橋頂遂名為三仙橋黃鶯兒因嘆曰我在高陽臺
見粉蝶兒眷戀一枝花彼自以為無求於世而與人
無爭矣不知耍孩兒方將唾其不見而撲之為螻蟻

食也燕兒曰夫粉蝶兒其小者也吾啣泥浣沙溪頭
見水底魚兒乘長風破萬里浪彼自以為與人無爭
矣不如水仙子漁家傲方將持竿攝綸而川撥棹以
釣取之晝遊乎江湖夕調乎鼎鼐雖吞舟之鱣鮪不
能活此於江兒水中也鵲曰夫水底魚其小者也我
過小重山見一行斜飛挿天而下佇視之乃雁兒落
也蘆花為伴明月為友飄飄乎高翔彼亦自以為與
人無爭矣不知耍鮑老山麻客方將關烏號之雕弓
挾夏服之勁箭引微繳凌清風加已于千仞之上而
身為俎醢也黃鶯兒聞之愴然曰悲哉雁也曷為蒙

此禍也昔蘇子卿牧山坡羊倘孤飛雁不寄一封書
則子卿為胡地鬼而不得朝天子矣彼且弗免豈非
命乎我與爾夷游乎天地之間繒繳不及孤矢不加
正所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豈不為天下樂邪頃之
鵲忽報曰刮地風寒又早飄金井梧桐矣黃鶯兒亦
曰江頭金桂又早開遍也燕兒曰然則楚江秋到矣
遂欲辭去黃鶯兒曰子將焉往燕兒曰向與子言之
矣吾今返烏衣國也於是黃鶯兒與鵲至江頭送別
燕兒曰可惜黃花滿目竟遭遠離奈何黃鶯兒與鵲
同應曰願子毋忘賞花時來春再得慶東園也燕兒
遂翻波戲浪瞬息而渡黃鶯與鵲目送之將返則見
桂枝香滿菊花新放柳葉兒梧葉兒俱已黃落而兩
岸玉芙蓉又老矣乃戚然曰一江風景好傷感也居
數日黃鶯兒亦深藏不出唯鵲不避歲寒挺然與風
入松臘梅花競節也暨風和景明則羣聚如故而相
期為千歲云

野史氏曰黃鶯兒春鳥也一名鷓鴣一名黃鸝一
名粟畱性喜春生惡秋殺且善喚友而復不苟與
吾觀燕也去來有信鵲也吉凶前知則知鶯之能
擇友矣間亦雜以談諧而聲應氣求終始不逾未

嘗至于相忤詩云善戲謔兮不為虐兮黃鸞有焉
况夫知幾知命巽然自得玩其言又可想見蓋不
啻出幽遷喬知其所止而已也噫嘻爭地之蝸為
利而鬪割腸之龜因智而死孰若鶯之羣聚嬉嬉
付身世於兩忘而人莫敢侮也耶鶯乎鶯乎其稟
性天之靈乎友乎友乎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玉衡侯傳

鼠

胡文煥

褚良字子肖別號無牙居士大梁人性貪暴疑狡尤
善穿竊晝伏夜動引類呼朋所到為害物受傷者十
居八九是以人皆惡之每欲加擊因其出入社中忌

而弗敢也其朋類有居倉中而無驚恐者有居廝中
而受驚恐者故李斯嘆曰賢不肖在乎自處耳一日
剗幘絳衣戲弄周南南不知禮乃率其朋類竊張湯
之內嚙劉柔之衣朋類有為獲殺者君子謂以小害
大褚良輩得之然充其欲亦不過滿腹而已自是良
有警於此即改過循禮詩人為之咏有皮且知蔡喜
夫之奴為有恩以青絹裹珠報焉有湖州管氏者聞
其名荐之於晉得備員中書省然卒為中山氏所忌
遂告歸更洗心滌慮從唐公房飛昇仙去其子孫至
漢有供蘇武之用至唐有供張巡許遠之用以是功

追贈良為玉衡侯。迨後宗族日繁。有居南康英山者。有居丹薰山者。有居曾磯者。甚肥。肉有萬斤。有居荊州玉泉者。有居大秦西域諸國者。而西域者。必要商賈之祈祀。否則不利于商賈。有居梁州倉者。甚豪悍。結黨反欺毛氏。故世有同眠之誚。其間列名。有曰毋者。曰白猿者。善登緣。曰背蒼者。曰鼯者。一名隱。居林中。好食鳥。曰耳者。能禦百毒。曰背騰者。善飛。曰火者。善浣布。曰鼯者。鼯者。曰冰者。好食冰。曰齧者。曰鼯者。恒在地中行。曰鼯者。善以頰藏食。曰鼯者。有螫毒。能毀郊牛。曰鼯者。亦居林中。曰鼯者。似鼯而即鼯。多自

傷其類。曰鼯者。即小鼯也。曰鼯者。居田中。食粟豆。曰鼯者。有文彩。曰鼯者。即夷由也。曰鼯者。曰辟毒者。曰鼯者。亦善飛。曰大鼯者。怕穿地窟中行。曰水者。好食魚。曰竹鼯者。一名稚。好食竹。曰貂者。善捷竹木。能為裘。曰仲仲者。善卜。壽三百歲。而得良之遺風。然似良與仲仲者。甚少。而不良者。居多。在在繁擾。迨無虛日。其所畏憚者。唯毛氏而已。若梁州倉之欺毛氏者。亦少也。太史公曰。褚良賤惡不良。一旦能自警。以致有成。可謂小人中之君子也。厥後以子孫功。贈為玉衡侯。上應列宿。或亦自警之所致歟。然其子孫之為蘇

武等用者。功固有之。蓋亦出於勢之不獲已。而非忠義之所感也。良之獲贈。榮且倖焉。繼此盧元明蘇軾亦嘗為之賦云

白額侯年表 虎

胡光盛

侯產于孟山。母夢樞星入懷而生。祖曾為蚩尤騎將。侯李姓名炳文。於菟其別號也。生而膂力過人。丰格雄偉。談笑風生。聲如雷吼。頭無項。足無踵。好着紫葛衣。每為人敬畏。桀之時。大見愛幸。出入宮寢。曾為虞吏。後又脫周文之難于姜里。武王封為侯。其額白。固又曰白額侯。位在左將軍下。與召公輩相比肩。凡征

伐攻討。彛常俎豆之間。莫不預焉。然侯性貪。進步則忘返。或有履帝位之疑。卞莊子刺之不中。因譖於周公曰。此所謂矯矯之臣也。固常與飛廉黨惡者也。脫假之以翼。則今日在山之勢。他日為騎馬之形矣。盍罷之。周公遂置侯於朔山。侯被外遷。卽習黃白升降之術。而與神荼昆弟為友。縛制鬼魅。黃少善忌其術。而以赤刀厭之。計不行為。侯所殺。侯之名日益著。人益畏。故貽惡于漢之李廣李禹。復致忿于曹瞞周處。皆積畏生禍也。當其時。非都區寶之覆護。梁鴛之善養。侯必與玉石俱碎矣。侯歷遭險阻。遂畏青要。東浮渡

言史粹編卷下
江。而居於河北。恒與成陽公。西王母。當路君游。時有
牛哀封郤者。咸感化焉。侯常助王業之喪。樂孝也。听
蘇軾之論。嘉善也。剖扶南之訟。人不敢犯。明斷也。壽
至千歲餘。每談及少年。在秦始皇。晉孝武。宮中事。歷
歷可聽。其後子孫衆多。或曰。賈氏三兄弟。吳氏六姊
妹。皆其支派云。

贊曰。知幾則哲。自古志之。侯少逞耽耽之欲。嗜要
嗜若餒渴。幾不脫讒口。則亦癡矣。厥後變質易步。
竟以壽終。形之于筆。可為為政者戒。至於息廉蘭
之忿。靡賈寇之爭。則侯可以風矣。

黃組傳

犬

王景彰

黃組幼名若敖。其先槃瓠。佐帝辛。靖外難。封於降婁。
子孫據有其土。通籍金門。往來通邑大都。以至闡閭。
委巷族大。而蕃碩。唯主是擇。得主雖窮窶。顛沛弗棄。
去周初。有曰。獒者。自西旅進。真言於王。以無罪。斥晉
靈不君。嗷嗷於朝。獒為其用。因為世所擯。有黃耳者。
與韓盧宋猎俱。以勇猛稱。盧與耳爭能。殺之。尸諸市。
猎不義而去之耳。仕晉為大將軍。家臣時大將軍貴。
幸賚與傾府庫耳。為巡邏吏。盜屏息。因世其職。家無
重關擊拆之役。大將軍甚信愛之。嘗謂耳曰。吾家音

問父違汝能行乎耳首肯父之於是束書加頸遺焉
吳雒相去二千里往返無旬日大將軍益奇之俾兼
行人事組之鼻祖也組少長於楊氏勇猛有祖風而
長大機警過之楊謂其有鳴吠之益善任使食三品
食不俯伏不卽食召之必舞蹈以進命之退卽退不
命不敢也列于賓价有鑒裁見君子必恭勿敢犯唯
小人則惡而搏之嘗有客陳氏忘其名來必為通去
則送於家迪於觀江善泅雖風濤洶湧必亂而濟陳
與之夕食與羣尤有主客禮踏階而行陳他日指謂
客曰若庸吾為醢之今義不忍也組聞而去之自後

迎弗及門送於大逵而復弗家於陳矣每聞草澤有
漁弋之警必側目長吁有並驅之志狡奸巨猾聞其
聲墮膽慄魄走險以挺時無發縱指示者以致老死
三尺垣下弗霑一命命也

昆蟲門 計四條

龍精子傳 螭

龔持憲

龍精子生於空桑不知姓名以得氣之純陽則號龍
精子或謂神龍之精所化因為美稱云初在洪荒之
世民皆茹草食實龍精子因其土產而食焉及燧人
氏以火德王天下民知熟食龍精子不能與世推移

帝嘉其廉命封桑林為采地中葉族蕃而食不足獨
大宗得食所封分支寄食於繫於樗於欒於棘於蕭
於柘其才與名亦皆不及大宗之賢且顯也方其當
義農時見人之裸而寒也輒哀之然人不能用卒無
以自表黃帝欲衣裳而治以未得分任為憂聞龍精
子名徵至賜湯沐三俯而三起帝手携視之喜曰此
經綸之才也他日黼黻皇猷其在茲乎即納宮中命
元妃西陵氏館之密室朝夕躬往候起居從所性以
進食愛獲周至既粵月龍精子重感恩禮恐難其報
乃絕食遷坐而紬繹之言於上曰臣願陛下蒞朝廷

承祭祀有袞冕文章燕享聘問有纁幣出入有以建
旌旗御車馬俾四妃二十五子六相諸侯凡貴人達
官皆被文綉授班白之民以繒楮臣當竭心思為之
死而後已上大喜曰不圖子為用之至于斯也行期
被之絃歌以昭殊勲爾時有暴室嗇夫謀將污箴其
素節而羅織之者龍精子先見乃變形學飛升之術
然其心戀戀於上不忍遠去也所生子曰蠅曰蠃曰
蚘曰蛹曰蚘皆上所賜名不墮父業上許民間得從
便招致由是龍精氏子孫布满天下綿綿日蕃惟疏
夷狄自漢長公主釐降單于移其製作以行冒頓見

而奇之自後邀請絲通不絕宋之末造將輸平於契丹未成或進策曰漠北苦寒人裹遭羯罕御中國衣冠之美欲調和者宜莫若龍精氏所為宋天子可之克汗果悅而盟遂定說者以為是時得弭金革之禍龍精子經緯之功居多云龍精子狀貌肥大潔白惟足弱不良於行性質訥亦柔懦少剛然人之識與不識皆謂其溫和可愛得內交者卒歲無憂焉故先王詔後世養之不衰不以常材待之也

傳者曰龍精子不佞不捷寄生於人苟無人飼之則窮餓而死方之捷步善啄嬌聲美色若粟留秘

歸者若無可取也然其才實能經綸天下而救斯民斂疾之苦名聞狻狄為中國增重大矣哉其功用乎彼其捷步善啄嬌聲美色若粟稊歸者竟無寸長資益於世用其賢不肖亦遠矣吁觀物者果尚實用抑尚美觀抑

辛螫傳

蚊

王世貞

侍中辛螫者手刺姦魏辛毗之後也其族甚多惟居高郵者號巨族生水澤中嘗草行露宿有書生見而異之曰此即浮躁飛揚善伺人意若羽翼既成所謂虎而翼者也辛螫每自負掌撫枕嘆曰大丈夫處世

當脫穎而出矣後擢刺史為政嚴酷喜肉刑尤好捏
人有帷幙不修者螫治之考訊百狀甚被其害嗣聖
五年夏六月以善刑名入為侍中每夜秉燭視事鼓
聲如雷則人皆流汗浹背無所措手足與光祿勳歐
陽憎入禁闈螫尤為親幸引入大內風動帳開憎咲
曰辛生可謂入幕之賓矣自是聯床語刺刺不能休
頗有聲聞於外人亦不疑也螫善訊刺后嘗與論羣
臣長短螫曰毛隱性急為害淺混沌遲性緩為害深
歐陽憎飢則依人飽則颺去至於臣無他能惟運籌
帷幄而已遲隱聞之以為憾共斥之曰君本草澤細

人若不得近幸則無置錐之地矣今陛下推赤心置
吾二人之腹中君乃肆其利口流毒天下百姓無罪
而遭其虐吾恐一旦鐘鳴漏盡將何面目復見天日
乎螫曰百姓亦何罪但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
憎亦惡之曰安用毛錐螫大怒勵聲曰勿多言請公
入瓮矣由是憎與螫有隙誓不相見然忌其口無如
何也螫用事日久貧民愁苦痛入骨髓達旦不寐呻
吟之聲徹於中外后患之嘗從容問歐陽憎曰外聞
辛侍中威勢若何憎曰陛下法網嚴密螫無所容其
喙后搖手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嗣聖十一年秋七

月后出梨花一枝示宰相螫以陰陽失和當免螫亦請曰臣老秃不能任事矣遂外徙螫雖徒然威聲猶可畏投間抵隙營求愈切為帳下撲殺之子孫甚眾世世血食后脩凌烟閣圖功臣螫以椒房之親不與焉

太史氏曰貪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為商其為利溥吏苟廉矣由小縣得刺小州由大縣得刺大州其行不改其利庸可既乎是故貪吏之商不若廉吏之商其利溥也螫以晚生後進利口荼毒天下噴民膏血而不憚謂為污吏非耶乃自刺史入為

侍中子孫血食夫亦有幸不幸耶至其暮年芒刃不利未免營營乞哀如飛鳥依人向居草莽貧無置錐之地今則無錐可置矣少年英銳之氣果安在哉其為污吏之戒也的矣

歐陽憎傳

蠅

陶澤

憎姓歐陽字子惡池州人其先本高陽氏不才子之後因被讐家遂冒姓歐陽父銀青大夫母麻氏少行極穢人皆睨視如惡惡臭及長貪污無比見青白必中傷之唐武后嗣聖元年拜大理寺丞與晚進高郵辛螫上黨混沌遲藁城毛隱共為貪酷之政憎雖口

言史精錄卷下
才不及三人之利然羅織紛紜百姓瘡痍鑽研切至
人且死猶窮治不能捨以是得幸武后遷光祿勳每
宴常侍左右命守肉憎竊之后怒使自劾憎曰侍食
先嘗敬也竊之而封誌宛然智也食之不多又何廉
也后不之罪嘗夜宴幸螿侍側問憎何以不在對曰
憎止卜其晝未卜其夜一日鎖宿禁中忽夜驚至帳
中后堅卧不起久之乃定憎嗜酒至醉墮酒缶中后
親援之憎感泣嗚咽不能休憎既得近幸乃引進黨
與充滿臺閣求為侍中后曰人能吃得三斗醞醋方
能作宰相卿吃得幾斗憎欲陷螿等而因代其位乃

上疏畧曰謹按侍中辛螿羽林將軍混泚遲散騎常
侍毛隱本以利口得侍宮闈流毒百姓淪汚肌膚中
外切齒欲食其肉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螿
伺知之與遲共軟血交章論之曰憎以竈下養濫汚
衣冠吮癰舐痔貪婪無厭變亂黑白蠱惑聖聽孟氏
所謂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者也后亦厭其貪
汚無耻不呼自至會進見輒舉扇自蔽曰光祿塵汚
人每有所論奏至牽裾犯顏后大怒令左右麾之使
退憎雍容自得迴旋不能去后以如意擊之憎起如
廁乃免由是漸見疎斥稍裁其羽翼會秋社后曰卿

言史紀卷下
去吃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後坐賊臺
尉使收之自投於地奔走蹉跌道遇黃豹共攢食之
子孫雖衆多其麗不億然穢德彰聞世濟其惡人皆
唾視云

太史公曰甚哉貪酷之相因也蓋貪所以用其酷
酷所以濟其貪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貪而不
酷酷而不貪者也憎居大理則羅織以成其獄至
百姓瘡痍而不暇恤居光祿則眷戀祿食至竊肉
而不知愧畢竟為貪心所使也黃豹之食固不為
不幸而子孫衆多以千億計何耶蓋所貴乎子孫

者不惟其多惟其賢憎之後往往皆齷齪之流人
得而唾罵之適以彰其穢德耳嗚呼以憎之近御
而能廉潔自勵不以墨敗使後世稱曰清白吏子
孫豈非善乎噫可以鑒矣

毛隱紀事

卷

陶澤

毛隱字細君藁城人毛遂之後也為人黑色龜背性
躁急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微時常居下濕之地人
未始知也嗣聖五年春三月入宮拜散騎常侍與侍
中辛螯羽林將軍混池遲光祿勳歐陽憎共事武后
隱狡猾多智后指之曰此跋扈將軍也既得近幸遂

屈體承順摩頂放踵無不為之或出入跨下亦不為
辱為政嚴酷於螫每夜間決事螫經營於外隱為內
應使人終夜不寢背不帖席隱每以微時所不足者
徹啗之曰是輩無吾目中后戒之曰塵埃中若識卿
則人皆物色之矣歐陽憎惡其太銳每以賄籠之不
能得既而嘆曰混沌遲雖魯可運於掌上至於毛常
侍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可量也隱居大內才甚敏
捷雖智者莫措其手辛螫言於上曰隱本小人陛下
封以膏腴居大厦之間而外於細糴之上及時去之
樵指之易耳不然吾恐噬臍矣后亦惡其跳梁遂深

銜之或至鞭朴隱退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可少
矣遂率中屯衛軍作亂禁中后憂忘寢謀於羣臣歐
陽憎曰混沌遲毛隱速此二人者一體之人也往年
烹遲隱固當及辛螫進曰為隱計有三割據膏腴上
也遇居藁城中也若乃陸地而戰斯為下計陛下可
高枕而卧矣后曰得卿言虜在吾掌中矣隱出中計
后愈憂之遣左右指受方畧席卷長驅捕之甚急隱
惶惧不知所出遂自溺死子孫雖衆然進銳退速亦
皆如隱

太史氏曰君子為政不可欲速而天下之事每於

亡後錯了毛常侍遇事剖決可謂捷才而乃為人
所諧何耶性暴故也夫隱之於后本骨肉至親所
謂貴戚之卿有過則當面折苦心諫之雖捷之流
血可也顧乃束縛之馳驟之若牛馬然急則敗矣
百姓尚不能堪况君臣乎后雖少恩亦自取也其
後乃以小嫌起兵於衽席卒以溺死昔人云浮躁
淺露非享爵祿之器諒哉

天文門附

朱明神傳

莊汝敬

世有朱明神者每見必駕蒼龍馳赤羽紅光閃爍氣

歔轟烈出入於扶桑細柳之間匪愆匪怠一朝自東
海來客有問余曰此胡為既往載返者哉得無若拋
梭然蟻磨然歟竊敢不取噫是未知神之詳者神青
陽稱字玉盤而一輪先生廼其別號也生羲和氏稟
形陽精奉命為赤帝主居獅子宮與廣寒天蓋清虛
蟾蜍臺並峙中天居巍然稱尊矣常領金烏將軍事
與皓魄君代巡于須彌山晝夜無息此其為載往既
返者業固然也時有惡其皎皎者與焦禾稿苗輩並
讒於天帝天帝命羿射落其九而終不能為神損但
神性好虛故樂為容光之照又性多燥烈遇陰閉隱

暗者輒為暴白之雖冰霜之堅必為破也故每為青
女輩五谷精所憚乃屢作觸石神井之術以蔽之時
非得女媧氏為洗濯則幾不白矣厥後揮戈返舍之
功非其烈之耿耿不滅者乎非止是也於麟閉而蝕
見其智於龍山之燭見其明於夸父之化杖騏驎之
追見其敏暄而為春炎而為夏秋則為暴冬則為寒
以見其序循環千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八舍以上經
乎天下緯乎地見其文有寺人十二俱侍神側頗稱
得時以供神之日用而莫敢先後見神之肅至若金
盞觀墨土之飾蘇成蝕昏之鏡東島夜光之蚪皆借

其餘光未可與神道者也神之詳若是何世之為神
知者則有隙車之嘆千金之咏而得神之益不知者
且為畏光地下矣且為思覩覆盆矣子何議其蟻磨
擲梭為哉客曰願聞命矣願神光明正大也然不免
血囊之戲曷喪之詛又何說哉噫不知神体方而用
圓出入以時來往有度志唯期斯世共升明盛耳雖
或議遠近於晉明嘆夏永於陳婦亦寸雲薄蝕之玷
也於神何傷哉

稽史粹編卷下終

稽史粹編跋

古者史官紀事貴其傳信而已何
取於談諧不稽之譚哉聞之司馬
氏作史記微七十二家之言則業
不就是一牛溲馬勃亦倉公之所必
收未遽以稗官曲說為可置也若
此帙者托物以見踪或加之以名

號予之以姓字而行事之間又歷
歷可舉雖近於捕景追風而物理
之委曲形容殆盡良造物之史官
案頭之蘭室也名之以史豈曰誣
哉讀此者得其旨通其辭則史學
思過半矣時癸巳春暮光盛跋

跋

畢



